

事類賦卷之二十四

事類賦卷之二十五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皇明新安嚴鎮藩

傑校刊

木部

柏

槐

柳

桐

桑

柏

美茲柏榭

爾雅曰榭注

歲寒之姿

見論語

南山聞越

石之詠

劉越石扶風詩曰南山石

嶺崑崙

松栢何摧摧

稿自悲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般被之用丹

漆薰用蘇

合香本自南山栢採為宮殿梁

後凋見

齊書曰王

亦含貞而挺正豈春之自芳必霜下而為盛烈風

不能摧其枝

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度後

周之可詠

時鼎業若移

仲寶幼彰其佳器

鋒獨有慨然

教復之意

齊書曰王

仲寶

後

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材也 陝西潛兆於徵祺

梁書曰侯景既陷臺城都下王侯度姓廟樹咸見殘

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相樹獨鬱茂及景篡南郊伐

此樹以立二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併生便長數

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大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

為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瑞則有山人之飯楚辭

之應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則有山人之飯楚辭

中入芳芳若若 仙家之食 列仙傳曰廣成子李詢樹

飲泉石芳飯松栢 年躬自負土樹相常住冢下 王褒泣之

之以守墓 東觀漢記曰李詢遭父喪六 而變色 王隱晉書曰王京字偉元其父不以命終哀

悲號斷絕墓一栢樹常所攀 亦有出新甫 詩曰新

涕淚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 飲漢官之酒 漢官儀曰正旦

生冀州 周禮曰冀州 飲漢官之酒 以栢葉酒上壽泛

邙國之舟 詩邙風曰 虞延外黃之對 謝承後漢

園林栢樹株數延悉曉之由是見知 穆滿大北之

游 穆天十傳曰甲申天子升干大北之陰 又聞媪插

則死 述異記曰陳倉人有得異物者其形不類猶亦

在地下食死人腦若 麝食而香 嵇康養生論曰 脂傳

欲殺之栢葉插其頭 麝食而香 麝食栢而香 脂傳

京輔之價 范子計然曰 材為漢殿之梁 漢書

帝造栢梁殿羣臣宴 若其府中集鳥 見鳥賦府

立鵲 東方朔傳曰 孝武燕未央殿雨新止朝執戟

枯枝上向東鳴上遺視如新言問何以知之朔曰以

人事言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瞰必當向風

而立足是以知東向鳴新雨生枝滑 延陵表信而挂劍

枯枝溢是以知東向鳴新雨生枝滑 延陵表信而挂劍

列士傳曰延陵季子解 末昌騁詐而為幕 後周書曰

寶劍挂徐君墓栢樹 末昌騁詐而為幕 武帝伐齊

水昌公椿屯雞棲原齊王憲密謂椿曰為營不須張

幕可伐栢為葦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及被救追還

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栢 復有擢華嶽 地理志曰華

菴為帳幕翌日始悟 復有擢華嶽 山生文栢 秀

白於山海經曰白於之 樊衡植之而稱孝 北齊書曰

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松 善才斫之而幾誅 仁傑補大

栢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善才斫之而幾誅 仁傑補大

栢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善才斫之而幾誅 仁傑補大

栢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善才斫之而幾誅 仁傑補大

理丞時將軍權善才坐斫昭陵栢樹仁傑奏其罪免
職高宗怒令誅之仁傑進曰古人云假使益長陵一
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臣不敢奉制帝意稍解
又若王宴有變栢之徵齊書曰王宴為員外郎父普
以爲栢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
後凋之節宴後果然不能終
者舊傳曰李充喪父有盜夜
斫冢側栢樹者充手刃之既施幹以同貢書曰荆
州獻貢
括幹亦魍像之所畏風俗通曰墓上栢樹路頭石虎
好食亡者肝腦不能當令方相氏入墟殿魍像以其
墓側而魍像畏虎與栢故樹栢立於虎驗其陵樹嘗爲
宣帝之祥漢書曰昭帝崩而衛太子孫立是爲宣帝
起後昭帝崩而衛太子孫立是爲宣帝
泛彼中河亦著共姜之誓詩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
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故
作是詩汎彼栢舟在彼中河

槐

古所謂大葉而黑爾雅曰懷槐
大葉而黑又以為靈星之精春秋

說槐木者靈星之精鉏麇觸之於寢左傳曰趙宣子驟諫公患
靈星之精鉏麇觸之於寢
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曰不忠恭敬
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觸槐而死也董叔紡之於庭國語曰董叔將娶於范氏
焉他日董叔怨之范獻子曰不吾敬也或老而生火南
也獻子執而紡之於庭
子曰老或傷而被刑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
槐生火或傷而被刑
而傷槐者且加刑焉今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所愛槐
聞之謂君愛槐而賤人可乎晏子入言曰公乃出傷
槐三見夢寐於豐沛沛之邦有赤氣驅車見芻兒傷
囚之左足同橘柚之弟兄淮南子曰槐榆合與橘柚
求薪覆之同橘柚之弟兄淮南子曰槐榆合與橘柚
也一家至於揔翠訟庭注春秋元命包曰樹槐聽訟其下
垂陰學市淮南子曰槐市或晝聶而宵炕爾雅曰守
聶宵或免目而鼠耳淮南子曰槐之生季春五日而
炕
或彰五沃之宜管子曰五沃或表三公之位周禮曰

事類賦卷三十五

公位焉注槐懷也言懷來人也或樹之於辟雍雍為博士舍三千區

為所出物及列經書相與買責雅雅揖讓論議槐下或

植之於王門甚太公金價以待之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

益者入無仙方補腦抱人髮不白而長生藥錄輕

身本服輕身槐實至乃取於烜氏冬取槐曰烜氏掌用為

神燭南可作神燭河孝寬樹之以表路後周書曰韋

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雨頽毀每須修之

得庇廕文帝後見之於是令諸州道一肩吾服之而

明目九十餘日便肩吾常服槐實皆黑又若高穎不依於

行列以聽事後以樹多不依行新都大司請伐之槐樹下

示後人去以仲文每歎於婆娑槐樹曰仲文對而歎曰

生意盡矣茂酒泉而作賦栢漆張駿之出取於秦隴

而植之皆死獨酒泉宮之西北隅植長安而見歌書

有槐樹生焉李玄感著槐賦賦曰槐樹長安而見歌書

日符堅僭號自長安至于槐樹下走朱輪上有鸞棲

歌之曰長安大街夾路楊槐下度支欲取兩京道中

別有馳道勿伐槐樹為薪更栽小樹先下符牒渭南

剪除先皇舊游豈宜斬伐乃止士冢常栽曰五經通義

槐布玄陰之翳蒼吳都賦曰陰翳以集白雀之徘徊曹

建魏德論曰武帝既所以表士雄之純孝隋書曰紆

執政白雀集庭槐既所以表士雄之純孝隋書曰紆

及卒子士雄復有至行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

宅死槐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亦可見官候

柳

之懷來修守備故樹槐懷也取懷來遠近也

昔桓溫感舊遷延攀條泫然且曰樹猶如此况於人

焉桓溫傳曰溫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

柳皆以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條

流涕然若乃美春月於王恭晉書曰王恭字孝伯美姿
柳賞靈和於張緒齊書曰劉俊之為益州刺史獻蜀
此揚柳風流可夢似張緒曰涉正月而始莢正月柳莢
注美發得沃土而斯茂管子曰五沃既曰醜條兩雅
醜亦名獨搖古曰高飛揚圓葉弱帶生於左肘曰支
離叔觀於宜伯之丘崑一名獨搖帶生於左肘曰支
夫則軍門傲睨漢書曰文帝時匈奴入寇宗正劉禮
帝幸灑上棘門軍吏皆迎已而之細柳壁門不開前
驅乃天子且至又不開上使謂亞夫曰吾欲勞軍亞
夫乃傳言開壁門軍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中軍亞夫乃持兵揖曰介冑之士
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動容軾車既出左右皆稽康
驚上曰此真將軍也向之棘門灑上皆兒戲耳嵇康
則鍛竈道遙見夏賦嵇注呂涓以再榮作瑞唐書曰
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再榮人謂孝緒以自拔為
之瑞柳涓以為賦題上聞而惡之

柳賦第七

妖齊書曰阮孝緒建武木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
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

舊宅齊為木東為木位復有直陵鳳伯山海經曰鹿

焉名均桂谷其木多柳平丘山爰有楊柳山熊山

直柳河柳旄或盛展禽之家淮南子注曰展禽之家

柳下惠一或茂陶潛之宅南史曰陶潛宅邊有五柳

亦有沃民之國山海經曰沃民汶水之傍

國泰山汶水靜帝既謚於周世晉書曰周初有童謠

鳴祗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隨氏楊氏亦歌于太康王

晉書曰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歌其曲始有兵革苦

辛之歎然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

折楊之應也敬則憶之於北館南齊書曰王敬則嘗

於武昌晉書曰陶侃明識過人武昌道上通種柳人

昌類武表三上

五

柳可以盜來此
或垂陰於邏娑
唐書曰吐蕃土風寒苦物產貧薄所部選

種盜者驚懼
或成林於振武
唐書曰范希朝鎮

以爲資更無草木
張陸並處兮交讓方榮
齊書曰何點性好事聞陸惠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

少樹希朝於他處
柳子命軍
張陸並處兮交讓方榮
齊書曰何點性好事聞陸惠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

人種之至今成林
居人賴之
張陸並處兮交讓方榮
齊書曰何點性好事聞陸惠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

池池上有二柳樹
點數曰此也便是醴泉此樹便是
交讓方榮

及機昂並爲外職
楊素時爲納言用事因上賜
至夫

歌東門之牂牁
詩曰東門之
或昔日之依依
詩曰昔

楊柳
依依
憂田需之易拔
春秋後語曰魏哀王以田需爲

夫樹楊橫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
人拔之則無生楊矣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之者衆

必危
感顧悅之先衰
年悅之早白帝問卿何以先老

對曰蒲柳之姿望秋先
亦有生女媧之墳
唐書曰乾

隕松栢之質隆冬轉茂
亦有生女媧之墳
唐書曰乾

刺史王高光奏閩鄉縣
亦有生女媧之墳
唐書曰乾

冥忽失所在至今河側
亦有生女媧之墳
唐書曰乾

湧出上有雙柳
茂高穎之第
隋書曰渤海公高穎孩

樹下有巨石
茂高穎之第
隋書曰渤海公高穎孩

尺亭亭如蓋里中
生萑著象
易曰枯楊生萑

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生萑著象
易曰枯楊生萑

是刺
脆之木焚藩也折以蕃圃無益也
有苑見風於

幽王
詩曰苑柳刺幽王也
爲字呈祥於漢帝
漢書曰

中僵柳樹一朝起生枝葉
有蟲食其葉爲字曰公孫
病已立畦孟以爲木下
民之象當有從民間受命者

及昌邑廢更立宣
斯楊蒲之爲用蓋民家之所利
箭

帝本名病已
斯楊蒲之爲用蓋民家之所利
箭

賦採蒲臺
而欲空注

桐

伊欏梧之嘉木
爾雅曰欏梧
生嶧陽之重阻
書曰嶧

注嶧山之陽特
含竒律於黃鐘
張協七命曰寒山之

以吐幹撐蒼
濯靈滋於玄雨
魏明猛虎行曰獲桐生

峯而孤生
濯靈滋於玄雨
魏明猛虎行曰獲桐生

既其根玄
雖乳可致巢
注門戶空風喜投之桐子似

乳著葉而生而材難為斲淮南子曰智者有所不為喜巢之

氣淳而獨異王逸子曰木有扶桑梧桐松柏或空中

而易傷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緝毳早聞於驃

國廣志曰驃國有白桐木其華有績花更見於華陽

華陽國志曰益州有梧桐木其華復有生高岡出詩棲

采如絲人績以為布名曰華布

靈鳳古詩曰井梧棲靈鳳置壑裏而雲興淮南子曰桐木成雲

水置桐其中蓋之三臥坎中而囚動論衡曰李子長

刻徑桐象囚形鑿地為窟臥木囚其中囚罪若正

木囚不動皆有宛木囚動出人之精誠著木人也又

若龍門無枝故乘七後曰龍門之吹臺百圓遊名山

臺有高桐皆百圍一葉為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

陽孤桐方此為劣禮曰清明順招搖而豈破

九州異君花清明而應時桐始華

淮南子曰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

加巨斧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刑德而

不能破無養楸棘而非宜孟子曰今有場師舍其梧

其勢也矣注謂棄大削農黃之雅器新論曰神農黃採東南

而取小也之孫枝風俗通曰梧桐生於嶧陽山巖石

粹漆詩曰樹之榛栗椅號以榮桐爾雅曰莊子則據

之而暝莊子曰外子之神勞子之精則倚成王則戲

之以封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葉以

虞成王曰余與虞戲也周公曰臣擢玄谿而托險

開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晉

七蠲曰爰有梧桐生于玄生齊地而為宮齊地記曰

谿傳根朽壤托險生危見琴賦蔡豫章植之於邸

桐臺即蔡邕得之於爨下焦尾注

中齊書曰豫章王於邸起山列種桐至如用賢則生

瑞應圖曰王者任用賢乘火而茂禮斗威儀曰君乘

良則梧桐生於東廂

桐常 集南海之鵝雛莊子曰鵝雛發南海而飛於北

擊臨平之石鼓見鼓賦臨平擊石注琴川秋至吳王望之而每

愁述異記曰梧桐園在吳夫差舊國一名琴川梧園

阿房鳳來秦主植之而更悞秦記曰初

鳳皇鳳皇止阿房符堅遂於阿房城植桐數萬株

桑

伊柔桑之醜條詩曰爰求柔桑爾稟純精於箕星

箕星之精止交交之黃鳥詩曰交交黃鳥止于桑

行詩曰蕭蕭鵝雛室有近川之制禮曰天子諸侯必

而為圓丘傳北海之名山海經曰東北海外圓丘之

若夫靈輒始見於宣子左傳曰趙宣子田於首山舍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未知其母

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節食與肉

置諸橐以與之既與為公介靈公將殺宣子倒戟以

甲蠶妾初遇於重耳左傳曰晉重耳至齊桓公妻之

妾在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慕容布江南之種錄曰

遼川無桑及慕容廆避于晉求天錫稱北方之美錄曰

錫對曰桑椹甘香鴨鵝革響淳醅養性人無壯公禁

野虞而勿伐禮曰季春命野候戴勝之來止禮曰季

降於亦有環五畝而為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

比千戶之封侯史記曰齊魯千畝桑陽谷大明之浴

山海經曰陽谷上范宮周穆之遊穆天子傳曰天子

乃飲于桑中命桑虞出桑者至於美沃若詩曰桑之

沃稱有雉詩曰雉桑有雉楊沛以乾椹為糧魏畧曰楊

長課民畜桑椹豈豆積得千張堪以附枝見歌後漢

張堪為漢陽百姓歌曰復有沈瑀行勸課之教齊書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復有沈瑀行勸課之教齊書

書載記曰比燕馮跋下書曰桑柘之益有宜之太戊

懼側身愍懷之廢亦數日而枯晉書曰愍懷太子時

日而枯十二狀鳳闕之萬楠繁欽桑賦曰上似華蓋

楹一擢帝女之四衢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桑大五十

桑故以名也若夫種殖傳汜勝之書汜勝之書曰種

耕治之黍稷子各三升三合和種之黍桑俱生善好

鑠歷地刈之驟令燥放火燒之桑至春生一畝食三

盈尺柔條蔓而增尋顧出水而得伊尹見水賦隋空

游大冢而生尼父孔演圖曰孔子母徵在游大冢之

乳必於空桑覺則若感生也或間以榆棗隋書曰齊河

給永業三十畝為桑田其中或為綿布齊書曰扶

漢國東二萬餘里土多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貢

美青州注書曰青州名傳三輔范子計然曰

得齊王之奇女烈女傳曰齊嬪女者齊東郭採桑之

胡之烈婦烈女傳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宦於陳

悅之烈婦烈女傳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宦於陳

受也胡歸呼其婦而自投于河至若枝上拂乎十日淮

所出扶桑在陽州一日所拂上十日根下屈乎三泉中玄

木焉上天至於天下通三泉食之美君仲之孝漢東觀

曰蔡君仲汝南人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樞異器
 賊問所以君仲曰黑與母赤自食賊義之遺鹽二升
 受而採之接龐統之言司馬德操不務小名眾莫之
 不食而採之接龐統之言司馬德操不務小名眾莫之
 知德操廢蠶月躬採桑後園士元助之因爭則有卑梁
 與談論廢蠶月躬採桑後園士元助之因爭則有卑梁
 之聞史記曰吳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
 相滅兩邑長聞之怒而相攻讓則有係伯之賢齊書
 陽人土俗鄰居桑於界上為誌韓係伯以桑蔭妨
 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侵之係伯輒更改種鄰
 所慙愧還知天風而已枯古詩曰枯桑知天寒變東海
 而為田云神仙傳曰麻姑謂王方平至其禁原蠶而慮
 殘淮南子曰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獲死龍而有害
 三國典畧曰齊長廣郡人伐枯桑樹於中得死龍長
 尺餘識者以為長廣齊太上皇木封也齊氏木德龍
 為君象木枯龍蜀主之舍邊羽葆蜀志曰先主舍東
 死非吉徵焉蜀主之舍邊羽葆蜀志曰先主舍東
 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於樹下戲言吾
 必當乘此齊祖之宅南車蓋齊書曰太祖宅在武進

必當乘此齊祖之宅南車蓋齊書曰太祖宅在武進
 羽葆車蓋遊於其下從兄又若詩稱猗彼詩曰猗易
 上年數歲遊於其下從兄又若詩稱猗彼詩曰猗易
 敬宗謂曰此樹為汝生也又若詩稱猗彼詩曰猗易
 著其亡易曰其亡其亡條之蠶月詩曰蠶執以懿筐詩
 女執懿筐既兩兩以同根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
 爰求桑葉既兩兩以同根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
 長數千丈兩根更相倚故曰扶桑仙人食其
 榘體作金色其樹雖大榘如中夏桑榘也稀而色赤
 九千歲一香亦葉葉而相當曹植艷歌曰出自蘄北
 實味之絕香亦葉葉而相當曹植艷歌曰出自蘄北
 相值葉葉或有左社既結楚辭曰衣攝葉似諸與芳
 自相當或有左社既結楚辭曰衣攝葉似諸與芳
 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化民自裹括地圖曰七年
 注攝葉儲與不舒展貌化民自裹括地圖曰七年
 化而自稟九年仙人食之而變金同根注兩季夏鑽
 生異十年而死仙人食之而變金同根注兩季夏鑽
 之而取火鄒子曰季夏復有馬領殺人本草曰桑根
 上名馬領勿伏蛇療疾上者名伏蛇治心痛過路
 取毒殺人勿伏蛇療疾上者名伏蛇治心痛過路
 室而目待過楚辭曰路室女方桑孔子想姜嫄之履

迹元命苞曰姜嫄遊閼宮子產相鄭而貽謗韓子曰
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子產相鄭而貽謗韓子曰
人樹桑鄭孔子自陳而自得孫卿子曰孔子適楚於
居不隱者思不生身不佚者志不非獨琅邪國相用
廣汝庸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高弘為琅邪亦有陳留隱
之而為栢謝承後漢書曰高弘為琅邪亦有陳留隱
人依之而作室謝承後漢書曰高弘為琅邪亦有陳留隱
為棟

事類賦卷之三十五

事類賦卷之二十六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皇明新安嚴鎮藩

校刊

果部

桃

李

梅

杏

柰

棗

桃

果實多品惟桃可佳天天其色灼灼其華

詩曰桃夭

也桃之天天

或成仙而益壽

神農經曰王桃服之長

灼灼其華

或制鬼而祛邪見春賦畫

或美后妃之德見尸

畢天地

或製鬼而祛邪見春賦畫

或美后妃之德見尸

報瓊瑤之華

詩曰投我以木驚蟄應氣而斯盛易通

日驚蟄大壯初九

農人候始華不華食庫多火農人為候而無差

崔寔月令曰

迹元命苞曰姜嫄遊閼宮子產相鄭而貽謗韓子曰
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子產相鄭而貽謗韓子曰
人樹桑鄭孔子自陳而自得陳蔡之間七日不食曰
居不隱者思不身不佚者志不非獨琅邪國相用
廣汝庸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亦有陳留隱
之而為栝謝承後漢書曰高弘為琅邪亦有陳留隱
人依之而作室謝承後漢書曰陳留申屠蟠恥郡無
為棟梁

事類賦卷之三十五

事類賦卷之二十六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皇明新安嚴鎮藩

校刊

果部

桃

李

梅

杏

柰

棗

桃

果實多品惟桃可佳天天其色灼灼其華

詩曰桃夭后妃之德

也桃之天天灼灼其華

或成仙而益壽

神農經曰王桃服之長生不死臨死服之其尸

畢天地或不朽

或制鬼而祛邪見春賦畫

或美后妃之德見上或

報瓊瑤之華

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驚蟄應氣而斯盛易通卦驗

日驚蟄大壯初九桃始華不華食庫多火

農人為候而無差

崔寔月令曰三月桃花盛

農人候時而種

陟雲臺而臨崖布綺列仙傳曰張陵弟子趙升就陵受學陵與諸弟

子登雲臺山山絕崖有桃樹大如臂陵曰得桃實者告以要道弟子無敢視者升從上自擲正中桃樹得

而至懷遊武陵而夾岸舒霞陶晉桃源記曰晉大元

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兩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

色屋相連鷄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父驚

為設酒食云先世避秦難率妻于來此遂與外隔問

今是何代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既出

白太守遣人隨往尋之迷不復得

女如記曰武場女嫁阮宣武絕忘家有一株桃樹華

葉灼耀宣敷美之即便大怒使奴取刀斬樹摧折

具愛惡替移於子瑕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

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君曰是固嘗啖我以及子瑕

色衰愛弛得罪於君曰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

山刻木上綏山王侯追之皆得仙綏山多桃故諺曰

得綏山一桃雖不神荼索葦見春賦畫犯上既戒於

文侯新序曰魏文侯見箕季從者食其桃箕季禁之

雪賤復聞於夫子韓子曰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

子先飯黍而後食桃公曰以黍雪

桃爾對曰黍五穀之長也雪賤神女嘗食於二郎

果之下君子不以貴雪賤神女嘗食於二郎

劉晨阮肇共入天台迷不得返糧食乏盡得山上數

桃啖之送不飢下山一火溪邊二女姿質妙絕因要

還家初如云劉阮一即何難得復實獨齊相亦殺乎

錄曰

尚虛弊可速作食遂停半年懷上而歸

三士而無禮晏子曰公孫接曰開強古治子事景公勇

食公孫接曰開強先言功授桃而起古治子又言其

功公二子反桃二子怒而自殺古治子曰耻人以夸

其聲不義也亦返崑崙以霜實稱奇洛陽伽藍記曰

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霜磅磅以寒英表異

乃熟亦出崑崙山亦曰王母桃

拾遺記曰磅磅山去扶桑五萬里日實旄攄異狀而同

所不及其地寒有桃千圍萬年一實

名爾雅曰庵冬侯白殊味而俱美

侯桃三株別有綺葉金城之號紫文細核之名

曰上林有奈桃櫻桃細核桃雖云六果之下賦聞於

綺葉桃霜桃金城桃紫文桃

以厭高丘喰膠而輕舉神仙傳曰高丘師門食飽而

道成夏列仙傳曰師門者肅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飽

未還復有棃昇之事淮南子曰昇畏漢之情曰王

奔長漢高神靈乃令虎賁拔玄冬霜林之茂

漢明帝世有獻巨核桃者霜下結花隆朱夏莖實

之英大戴禮夏小正曰六至於漢皇罷種

桃七夜以五與帝自啖其二帝留核欲種方朔潛偷

矣漢武故事曰東門射短人帝呼東方朔至短人指

之僵李傷嗟於見累李摧殘注土偶哀憐於載浮

說苑曰孟嘗將入春客有諫曰臣過淄水上見土偶

人方與木瘦人語木梗謂土偶曰今大雨至子必沮

為梗水潦至必浮子泛乎不知所止矣孟嘗君乃

行樊氏競術於靈變神仙傳曰樊氏夫人與夫劉綱俱

掛夫妻各現其一桃便蔡誕託詐於仙遊

關網所說桃走出籬外五原蔡誕

入山石還欺家人云到崑崙山有玉桃光亦有種列

三名潘台問名賦曰三實盈十斛

之桃實馬大太清清花而瘳疾

抱朴服膠而絕穀愈百病久服體有光能絕穀

呪之而頰面見春桃或出之而剖腹鍾離意別傳

史趙凱以私恨告園民吳目生盜食宗廟御豈若饗

碧實於西遊標名錄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桃之實

李

猗歟穠李果中之美仙縹神紅李果賦云仙李

春子廣志曰華春熟或傳芳於黃建廣志曰麥李細

建李黃扁李馬肝李或銜名於青綺林苑有紫李青

綺武子拔樹以責吝晉書曰何嬌性儉家有好李帝

率少年將斧詣園飽啖畢伐樹而去王戎鑽核而彰鄙晉書曰王戎有

其核鑽得種鑽玉華連理之奇唐書曰貞觀中玉華房陵朱

仲之美任昉述異記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安陽

暉章之鮮茂述異記曰魏文帝安陽殿前陸士衡果

大而甘者即其種也晉宮中山杜陵之滑旨陸士衡果

之標李述異記曰杜陵有李或以顏子為稱西京雜

李出魯國或以韓終見紀洞冥記曰林國有上葉

終服之一有赤駁之狀有無實之稱爾雅曰休無實

赤或沉於寒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浮甘或報以瓊

英詩邊春則見於方外山海經曰漫員仁則載彼仙

經漢武內傳曰仙之者正冠之令範古樂府歌曰君

疑疑問瓜田不納振成蹊之美聲既籍嘉木下

漢書曰李廣將軍向如辭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

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諺曰充李不言下自成

亦有冷玄雲而得道山上有人王褒內傳曰五雲丹食

如瓶而有光漢武內傳曰李少君謂帝云鍾山曹而

可咽者井上陵井實注苦而不食者道傍晉書曰王

歲常與諸小兒戲道邊李樹子多折枝諸小兒競走

取之唯我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子多必苦

李也取伯陽指之以定姓列仙傳曰老子母扶李樹

指李樹曰僧孺辭之於先嘗齊書曰王僧孺少時有

之不受曰大人嘗斯朱李之為美冠眾果之鮮芳

梅

詩云標有梅其實七兮詩伊梅柎之酸酢爾雅曰梅

實亦果中之嘉實既香口而是資詩義疏曰梅杏類

美蘿中可亦和羹而取適書說命曰若作范汪啖之

於盈斛語林曰范汪至能啖梅孫亮察之於漬蜜晉

日孫亮方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

當濕裏燥必黃門為構乃首服酸不及於百人詩

三軍世說曰魏武帝行失道三軍皆渴帝令曰前有

越使申梁國之遺王說苑曰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

陸凱寄江南之春荆州記曰陸凱與范

使奇與龍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柳惲之射

斯妙南史曰柳惲嘗與琅琊上發必命射柳其壽陽之

粧更新朱書曰武帝女壽陽公主入日臥於含章簷

折靈山兮攀上林賞紫葉兮翫同心山海經

有木多梅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朱梅同或以熟橫

公之魚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石湖焉方千里中有

梅二十七日煮之而或以煮綺里之金丹法以鈴百觔

雄黃煮之皆成金大剛以五月之風表信風俗通曰

豈獨伯禹廟中生枝而事異風俗通曰夏禹廟中

抑亦蘇耽園裏療病而功深桂陽先賢傳曰蘇耽

杏地產不為無珍盧諶紀祭享之典夏祠用杏師

美此文杏西京雜記曰上林苑稟精歲星典術曰杏

結靈山之茂影山海經曰靈山布魏郡之繁英

精州論曰魏郡好盧諶紀祭享之典夏祠用杏師

杏地產不為無珍盧諶紀祭享之典夏祠用杏師

事類賦卷之三

五

曠占豐儉之萌師曠古曰杏多實三玄是號南嶽夫

仙人有三玄紫杏六出為名海都尉千台獻一林苑蓬萊杏東

人所食者六出云是仙耕沙識務農之節范勝之書曰杏花

麥知別味之精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

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

地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根模以進予嘗之曰麥也

有杏李奈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將來家實多故

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將來家實多故

杏時將發故採以杏汁李奈時南海漂流療飢於舟

將發又採以李奈汁故兼三味

子漢時常有人舟行遇風泊此州五月六月日食杏故

免死又云洲牛山荒鐘充食於黎毗

其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黃茂自中國喪亂百至於擅

姓饑饉皆資此為命人人克飽而杏不盡

美含章洛陽宮殿簾曰含傳名顯陽

范蠡宅畔地志曰范蠡宅在湖

日光武墳邊杏甚美今奉送其核貢西山於魏土三逸荔枝賦曰魏

列仙祠於賴鄉述曰賴鄉仲尼坐緇帷之側莊

董奉居廬山為人治病得愈者又若張元以還主為

廉後周書曰張元性廉潔南隣有杏馬暢以不恭為

懼唐書曰馬暢多落云園中悉以還主

廢為奉城園或飾之而為梁曰節文杏以長門賦或則

之而耕土汜勝之書曰杏花始華榮輕耕輕土弱土望

杏元長策秀才文曰五沃得種祖之宜冠郁棣

以稱珍見閒居之麗賦潘岳閑居賦曰梅

惟此素柰果中之珍茂虎丘之嘉實虎丘山疏曰山

柰秀上林之晚春見下白花興謠既自於天公織女晉書

曰成帝杜后崩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謠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崩

雲在御更聞於南岳夫人南岳夫人傳曰夫人姓魏

降夫人靖室設酒若夫張掖稱奇廣志曰張掖有白

散陳玄雲紫柰瓜州擅美張載詩曰三巴實或

丹而或白潘岳閑居賦曰二英半綠而半紫西京雜

林苑有紫柰花楊情不顧因號於奇童三國典畧曰

有柰樹實落於地群兒成爭情獨坐不顧王祥守之

乃成於孝子孝子傳曰王祥事後母庭有柰樹始著

忽至祥抱樹至狀同日給之華杜恕篤論曰日給之

虛虛偽之與名記圓丘之異漢武故事曰上握蘭園

潘尼有清渠之詠潘元東武觀賦曰飛甘瓜盧謀有

夏祠之制盧謀祭法曰夏祠採崑崙之絕域拾遺記

有柰冬生植華林之丹地晉宮閣名曰華林夏成者

既嘉冬熟者尤貴曹植謝柰子表曰即夕殿中虎賁

夜非食時而賜見及柰以夏熟今則備四真之薦羞

有三玄之芳旨南岳夫人傳曰夫人與王子喬

棗

棗實嘉果民之所資或美槭酸之實爾雅曰槭酸棗

其槭棘或稱還味之滋爾雅曰還味棗或食仁

而却邪劉根別傳曰能常服棗或茹葉而充飢東觀

曰馮情反鄧禹征之為情所敗仲思紫實大業拾遺

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葉周文弱枝潘岳閑居賦曰棗

色細文核肥有味周文弱枝潘岳閑居賦曰棗晏子

始稱於秦繆晏子春秋曰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

子曰昔者秦繆公乘龍治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而

嬰其布故水赤蒸棗故花而不實公曰吾伴問對曰

者伴對之少君亦遇於安期方見上曰臣曾遊海上

見安期生食臣七日聞之於仙傳漢武內傳曰七月

為帝設王八月載之於毛詩詩曰八月剝觀其纂纂

門之棗 離離離離宛其落矣化為枯枝 新之走之禮曰棗

爾雅曰棗三星繁茂廣志曰官園五花紛披秦鮑應

侯謂王曰五苑之果蔬橡安邑穀城之茂漢書曰安

與千戶侯等廣志云東信都梁國之宜大棗梁國夫

郡穀城紫棗長二十 人棗大 遵羊兮衡泄爾雅曰遵羊棗注實小而員紫

白棗 驍白兮蹙咨 廣志曰驍白棗蹙咨 伐東家而去

婦漢書曰王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

因請吉令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握錯金而示兒

繁露曰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嬰兒必

取棗而不取金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數十年仙童

之顧東陽記曰信安縣有懸室坂晉時有民王質伐

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飢

頃童子令其歸質承聲而去斧柯崔然爛盡既歸質

去家已數十年親舊 三千歲神女之期馬明生別傳

零落無復昔時矣 安息西海之際食棗異美忽已二千年矣若夫曾晷嗜

之而靡忘 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曰膾炙哉曰曾

子何食膾炙孟子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曰膾炙哉曰曾

不食可

既補中而助氣

益力

人之贊

或生於石虎園中

陸剡中記曰石虎園有西王母

棗味絕美枝葉葱茂四時不凋九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事類賦卷之六

月生花十或植於景陽山側洛陽茄藍記曰景陽山

林各有堂有仙人棗長五羊角崎廉園中記曰石虎

寸核細如針霜降乃熟廣志有田腰擠白又曰擠白棗注今棗白熟也或蔭

廣志有田腰擠白韓子曰子產治鄭桃李或饒異州魏志曰杜恕

鄭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名擅鷄心牙獮微細腰之名

戶口最大又有桑棗呂氏春秋曰棗棘之有表孤之有食棘之

用比孤裘秦衣孤之表先王世用其有而已有之

夏令鑽之而取火秦杏之火春祀竿之而用油盧

祭法曰春亦用棗油亦有韓茂國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山林

故豫章以棘名邦都盛高唐水經注曰高唐縣甘棗藟

美陶碩之守節謝承漢書曰河南陶師曲餉善程

莫之居喪蔡邕奏事曰程莫年十四時祖父文叔病物

棗肉以哺之莫見植玉門於上苑苑中有玉門棗

食駭鄉不能吞咽茂岐峯於北荒拾遺記曰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樹

百歲杜畿之直可尚杜氏新書曰杜畿為河東太守

震朝廷常從畿末杜棗畿相以他故後勳伏孫程之

法太祖得其書嘆曰杜畿可謂不婚竈也

謀亦臧東觀漢記曰中黃門孫程謀誅江京諱謂馬

立順復有無實之稱秦注不著子者太白之名廣志

國園出或啗馬而為脯史記曰楚莊之特有或斫樹

而同盟高士傳曰胡昭與晉宣帝為布衣之交同郡

感其意乃止昭研棗昭止士士不肯昭泣以示誠士

盟而別昭後見帝口終不言治中賦之而均士記曰

其治中左承祖以官棗賦戰士都尉樹之而有程

淮南子曰十一月吐而之死鮑焦之介何甚風俗通

官都尉其樹棗吐而之死呼而問也曼倩之

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

或曰子所植邪遂強吐立枯而死呼而問也曼倩之

術何精繫東方朔傳曰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所持杖

事類與考五

知此筐中何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
以知之朔曰以呼朔者上也以杖繫盤兩木而木林
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正至於和飴蜜以同甘棗賦
十九枚上大笑賜帛十疋與酢黎而並置應劭漢官儀
曰裴裴素華離離朱實
脆如霜雪甘如含蜜
山上曾見酢黎酸棗問其故言者曰百官上者所置
上曰封禪大禮千歲一會衣冠士大夫何故爾也
上林有群臣之獻西京雜記曰初脩上林苑群臣各
獻名果多製美名故有青華棗赤
棗蜜室有仙人之餌一神仙傳曰李意其於城角中作
酒食脯及棗或百既傷其念我弟兄傳玄歌詞曰黃
日二百日不出
生自零不惜棗自亦歎其生於棘刺古詩曰甘瓜抱
零念我少弟兄
刺安平地產不謂於無珍盧鍾冀州論曰安平房塘
好棗地產不為無珍房塘
燃膏亦稱其為異洞真記曰房塘細棗出房塘之山
山臨碧海萬年一實策之有膏可
燈用燃

事類賦卷之二十六

事類賦卷之二十七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皇明新安嚴鎮藩校刊

果部

梨 栗 甘 橘 瓜

梨

惟紫梨之津潤尹喜內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
共食紫梨又左思蜀都賦曰紫梨津

潤可解煩而釋恂魏文帝詔曰真定梨大若拳
甘若蜜脆若交可以解煩釋恂

海耐寒而不枯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翰
耐寒不枯塗山一秀而干

年洞冥記曰塗山之北有梨大如斗紫色千年一
花冬月乃實煎之有膏食者身輕亦曰紫輕梨或

翫以玄光漢武內傳曰太上
之藥有玄光梨或植以青田永嘉記曰
青田村民

名曰官梨曹操山陽見之於魏奏上書曰山陽郡有

知此筐中何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
以知之朔曰以呼朔者上也以杖繫盤兩木而木林
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正至於和飴蜜以同甘棗賦
十九枚上大笑賜帛十疋與酢黎而並置應劭漢官儀
曰裴裴素華離離朱實
脆如霜雪甘如含蜜
山上曾見酢黎酸棗問其故言者曰百官上者所置
上曰封禪大禮千歲一會衣冠士大夫何故爾也
上林有群臣之獻西京雜記曰初脩上林苑群臣各
獻名果多製美名故有青華棗赤
棗心蜜室有仙人之餌神仙傳曰李意其於城角中作
一土窟居其中冬夏單衣但飲
酒食脯及棗或百既傷其念我弟兄傳玄歌詞曰黃
日二百日不出
生自零不惜棗自亦歎其生於棘刺古詩曰甘瓜抱
零念我少弟兄
刺安平地產不謂於無珍盧鍾冀州論曰安平房塘
好棗地產不為無珍房塘
燃膏亦稱其為異洞真記曰房塘細棗出房塘之山
山臨碧海萬年一實策之有膏可
燈用燃

事類賦卷之二十六

事類賦卷之二十七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皇明新安嚴鎮藩校刊

果部

梨 栗 甘 橘 瓜

梨

惟紫梨之津潤尹喜內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
共食紫梨又左思蜀都賦曰紫梨津

潤可解煩而釋恂魏文帝詔曰真定解梨大若拳
甘若蜜脆若交可以解煩釋恂瀚

海耐寒而不枯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翰
海耐寒而不枯塗山一秀而干

年洞冥記曰塗山之北有梨大如斗紫色千年一
花冬月乃實煎之有膏食者身輕亦曰紫輕梨或

翫以玄光漢武內傳曰太上
之藥有玄光梨或植以青田永嘉記曰
青田村民

名曰官梨曹操山陽見之於魏奏上書曰山陽郡有
家多種梨

美梨謹上張公大谷聞之於晉篇蓋岳開居賦曰種

之或比於封君漢書曰淮北榮南河濟之間食之因

成於地仙神異經曰東方有樹高百丈數張自輔葉

白如素食長一丈廣六七尺名曰梨實經三尺剖之

之為地仙紫條梨若夫常陽真定之美巫山朱橋何晏九州論

曰安平好棗胸山御宿之味左思吳都賦曰果則胸

真定好梨樊州園一名御宿有大梨如晒哀家之蒸食世說曰

五升墜地則破名含消梨如辛亥家梨復蒸食不舊說

每見人不快輒噴云君得哀家梨復蒸食不舊說

蒸食陵有哀仲家梨甚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好

美道安之分遺世說曰道安公講僧常數百習

座中手自剖分梨玄圃則侍臣作頌王讚梨頌曰太

盡人遍都無偏頗玄圃則侍臣作頌康十年梨樹四

注符武齧之而同叛晉書曰符雙據上郡符柳據滿

堅遺使諭之各李泌燒之而獨賜宗管夜召穎王等

三弟同坐地燭上時李泌揚芳平洞庭之中

久絕粒上為自燒二梨以賜之光殿前梨一株責多

而貪者玄謨宋書曰王玄謨征滑台取小而慧者孔

融文士傳曰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復有宋

武戲馬之詞宋武帝戲馬臺梨花讚曰嘉樹之王弘

河上之賜王弘謝賜河上梨表曰奉賜河上梨遠或

以青玉為稱或以金柯見紀西京雜記曰上林有青

野家太守崔遠比席上之珍唐書曰崔遠文才清麗

上之珍莊周稱適口之味莊子曰櫝梨楛柚其

齊傳之於讖應廣五行記曰宋廢帝太始年江南盛

後齊蕭介象付之於死吏美梨一奩日中象死帝葬

氏受蕭介象付之於死吏美梨一奩日中象死帝葬

氏受蕭介象付之於死吏美梨一奩日中象死帝葬

之其日曠特到建業以賜梨什苑吏種
之吏以狀聞即發象館視之唯有一符或融液如含
雪或投墜而成水孫楚秋賦曰朱橘甘美紫梨甜脆
揚衙之洛陽伽藍記曰報德寺有含
消梨重六斤從樹投地盡化為水故曰梨為百果
之宗櫨何可比宋書曰張敷小名櫨父劭小名梨文
果之宗櫨帝嘗戲謂之曰櫨何如梨答曰梨萬
何敢比

栗

詩云山有漆隰有栗富珍產於五方詩疏義曰栗有

特饒唯魚陽范比素封於千室漢書曰燕秦千樹栗

儀禮置之於菹南儀禮士喪禮曰設豆周官用之於

籩實周禮曰饋食則有擅價南安王褒僮約曰託植

儀鷓大業記曰洛陽儀上林有曹龍之獻西京雜記

曹龍栗太守箕山有伊尹之言呂氏春秋曰伊尹曰

之栗田饒勸之以待士說苑曰田饒曰果園梨栗後

宗度置之而禮賢謝承後

別有湖濱之饒王逸務枝賦云北葛山之美山海經

多栗葛山銅書拾者巢居之食而人氏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書食椽栗夜棲告虔者婦人之贊左傳

木上故命曰有巢氏之民既表侯榛之品苑有侯栗榛栗上林

脩以告虔也如細栗可食今江東呼為栲栗應侯

記栲栳之類爾雅曰栲栳注樹似檉而小應侯

發之以諫主苑紛披注沈約疏之而怒帝梁書曰沈

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奇之問眾栗事多少與約各疏

所知約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短前不讓即

抵其罪徐勉固諫得止又聞協嘉祥於名郡宋書曰

為丹陽尹初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弟宴集廳
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等各以粟遙入穿
者後必得此郡唯報赤心於至尊御筵醉伏上以
投琛琛乃取粟不得如此豈有說也琛曰陛下臣
此中有人不敢報嚴遵獨異於群下嚴遵先賢傳曰
心以戰栗嚴遵獨異於群下嚴遵先賢傳曰光武詔
橋栗上賜公卿以下使各以手所及取之遵獨不取
上問其故遵曰君賜臣以禮臣奉若以恭今賜無所
主臣是以王泰秀出於諸孫宋書曰王泰幼敏悟年
不敢取以王泰秀出於諸孫宋書曰王泰幼敏悟年
栗於林群兒競探之泰獨不取問其使民戰栗者周
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中表咸異之使民戰栗者周
社語見論靖爾家室者東門室注靖善也言東門栗樹
之下有善人其或質大如梨魏志曰三韓之梨色黃侏玉魏畧
與鍾繇書曰王書稱美一以零也為稱月粟零零也
王赤撤鷄冠黃侏蒸栗一以零也為稱月粟零零也
者降一以撰之為目禮曰栗曰撰之當集鵠而有餘
也莊子曰周遊乎雕陵之樊視一異鵠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感觸也豈賦狙而不足子
列

曰宋有狙公者悲眾狙之不到公已也先誰之曰與
若杼栗朝三而暮四乎狙皆超然而怒然則朝四而
暮三乎眾狙皆喜

橘柚之屬其美者有建春之壺甘焉神異經曰東方
有建春山美甘樹古合注磊如景星之彩爛若隋珠
日甘形如石榴謂之壺注磊如景星之彩爛若隋珠
之連宗炳甘頌曰煌煌嘉實磊如富枝江之珍重嘉

宜都之舊傳都部舊有甘園名宜都甘懷石城而失
徑異苑曰南康歸義山石城內有甘橘橙柚就食其
實任意取足脫持歸者便見大虺或顛什失徑

置東望而言旋果林周四里許眾果畢植行列整齊
如人功也甘子熟嘗有三人造之共食致飽又懷二
枚欲以聽外去懷甘者恐怖若乃平蒂標奇廣志曰
雙甘於地轉弱即見歸徑

放甘於地轉弱即見歸徑
十一核有成升黃包稱異以授甘傾縹窵以酌醴張
平蒂甘大如升黃包稱異以授甘傾縹窵以酌醴張

黃包稱異以授甘傾縹窵以酌醴張

磐每奪於童蒙謝承後漢書曰張磐字子石為廬江太守尋陽令嘗納一奩甘其子年七

歲就取一枚與兒磐鞭卒曰何故行路於吾子僧珍偶嘗於晏

喜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屏氣鞠躬果食未

嘗舉筋常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植武陵

之木奴襄陽記曰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衡每欲

如足用矣及衡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

成歲得絹數千疋置閭中之守吏晉令閭中縣置

渴者之懷思張載詩曰三巴黃甘瓜州實厥包之英

粹郭璞甘贊曰厥包張衡離支之種支黃甘曰離

湘州之味相州記曰州故大城內有陶侃時難則揚

葩而不實樓唐書曰羅浮甘子開元中始有山種於南

實不結世泰則移地而逾美唐書曰天寶中書奏臣

彼草木之無知胡與時而榮悴

伊盧橘之夏熟吳錄曰朱光祿為建安庭有橘冬覆

近是此也曰盧橘夏熟淪璿星之粹精運斗樞曰璿

州之貢包書曰揚州厥蜀郡之英揚雄蜀都賦曰於西

陵既踰淮而為枳周禮曰橘踰淮而亦度江而作橙

至江北化為枳忠臣之心既申於楚相傳玄菟賦

見宋橘而誅后妃之德屈平純孝之感更見於王靈躬

孝子傳曰王靈之廬陵西昌人喪父母二香皮赤實

異物志曰橘為樹白華而綠葉素榮楚辭曰后皇嘉

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

為枳蓋以地氣有殊物性因變狀近於宮內種甘數株今秋結實百五十顆乃與江南蜀道所進無別

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不遷生南國深固難徙更壹志綠葉交甫贈之而著

素榮紛其可喜注皇天也后上也漢臯之曲法遊女

美漢女也鄭大夫交甫於漢見之而贈之橋袖陸

績懷之而顯名術志曰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

陸郎作賓客而懷橋乎若夫雕飾自資垂華實乃在

深山側聞君好我芬芳足貴橋子虛賦曰吳王納貢

甘竊獨自魏文飾帝大橋帝詔群臣曰單于荷賜

曰吳王魏文飾帝大橋帝詔群臣曰單于荷賜東觀

南朝武中單于交趾既為置守異物志曰交趾有橋

貢御橋南越亦云有稅任助越人歲出橋稅闕澤抗

表以除籍請除臣橋籍楊由占風於受饋後漢書曰

都太守部人楊由善上侯嘗有風吹削柿范問之

由曰方有薦木實者其色赤頃之五官椽獻數苞庾

亮之貢已稱於同抵建武送橋十二實共一抵以爲

瑞異中與書曰王者德盛流僧辯所陳更驚於其帝

則嘉味生橋亦嘉味之流僧辯所陳更驚於其帝

曰侯景將平生橋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橋羅浮晚香裴淵廣州記曰羅浮用之給客花王

志曰蜀土有給客橙似橋而非若抽而舉以名堂宋

香冬夏華實相繼通歲食之亦名盧橋舉以名堂宋

日考武大明中芳香琴堂江陵致富比之於千戶書

東西雙橋連理改連理堂江陵致富比之於千戶書

曰江陵千樹橋其莊周著論譬之於百王莊子曰三

人與千戶侯等橋其莊周著論譬之於百王莊子曰三

禮義法度譬猶櫛黎橋柚虞原不取而道顯南史曰

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虞原不取而道顯南史曰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苦桃而已誤楚辭云朝伐橘夢黃衣而更失廣五行記曰陳

去之及隋黃衣人園城統城橘黃衣若夫違江洲之暖

氣處玄朔之寒色曹植橘賦曰播萬里而遙植列銅

清書彼南土之不遷諒難成於甘實葉素榮注斯固

百越所厭飫鹽鐵論曰漢武平越以而堯舜不常食

也正論曰橘柚之貢堯舜不恒嘗

伊甘瓜之珍果熟朱夏之芳時陸機瓜賦曰佳哉瓜

賢隱中和之物載迎朱夏而自延布密葉之繁茂引

長蔓之逶迤傅玄瓜賦曰次落莫之密葉芳交逶迤

既落蒂以離母田賦曰入果

可解煩而瘳飢瓜則桂枝栝樓

綠釀清飢消暑浮以清泉

羃以纖絺劉植瓜賦曰所以金刀四剖玄肝素腕陸

虎蟠又裴淵廣州記曰州有瓜冬熟名金銀羊髓龍

蹄烏瓜魚龍蹄瓜手籠瓜大如斛出涼州陽城御

瓜有青登之名空同四劫以方實漢武內傳曰仙之

四却一實廣異記曰謝玄卿見東瓜會稽五色而稱奇

任昉述異記曰吳桓王時會稽生五瓜會稽五色而稱奇

集抱朴子曰曾參鋤孫鍾俄驚於鵠飛鍾富春人堅

等司命郎感接見之厚欲連世封侯為數世梁武有

任昉悼梁書曰任昉卒武帝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

不滿五十於今四十太宗有如晦之悲唐書曰杜如晦

高祖武皇帝

美愴然思之遂輟其水谷花紅洞冥記曰有龍肝瓜
半使置之於靈座燉煌味美漢書地理志曰燉煌甘號
於秦谷桂髓杷包見易云卦絺巾著禮曰為天子
起於巫山夫差得之於近道吳越春秋曰吳夫差為越所
食之問左右曰是乃冬有瓜近道而人不取何也左
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瓜于復生故人
惡食郭祚奉之於天子後魏書口郭祚領太子少保
懷一黃馮奉馬時驗物變於化魚莊子曰朽瓜化遠
人號為黃馮少保驗物變於化魚莊子曰朽瓜化遠
嫌疑於納履冠令範摘之而豈堪抱蔓唐書曰高
武后所出者自為行第長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為
後所忌乃鴛之次雍王賢為太子中宗次睿宗及孝
教遇害諸第常不自安乃作黃臺瓜詞令舉人歌之
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三摘猶尚可四摘抱啖之而唯宜漬水以冷自至
蔓歸太子竟流黔州

瓜賦第五十三

勝可頓啖數十枚瓜清至腰啖轉多守有與父之蟲
至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皆作瓜氣禮曰瓜爾其翫
爾雅曰權輿父守瓜祭有上環之義祭上環爾其翫
注今瓜中黃甲小蟲
茲萃萃憐此綿綿又詩曰瓜瓞蕃華耀青門之朝日籍
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畝距阡洗玉井之
寒泉抱朴子曰五色原祭誕入山而還欺家人云桑虞
剪棘以資盜晉書曰桑虞仁德園在宅北瓜果物熟
偷人致傷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瓜將出見原平
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謝過見原平
却水而溉田齊書曰郭原平以種瓜為業大明七年
窮老下流水與之旱船濟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愆其
滅既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自他道往困塘貨
賣偉辭餉之翁仲吳錄曰姚翁仲嘗種瓜菜灌美自
給之施延貧母老書曰施延字君沛人也家若夫名
擅三芝稽含甘賦其序曰世云三香浮七夕荆楚歲
高須武卷三二

七月七日設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戴禮標時大戴禮

有喜子布網於瓜上則為得巧漢官載職丞官儀曰大官粟

也八月乃剥瓜者治瓜之澹漢官載職丞官儀曰大官粟

菜植戊辰之日瓜文有垂星漢之文瓜用戊辰日種

見仙人之博戲列仙傳曰服間者往來海邊諸祠中

黃瓜數十頭令曉識徐光之幻術徐光常行幻術於

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辦種之俄而瓜生

蔓延成花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賣皆

耗嘉其三蔓唐書曰貞元四年夏右神策軍獻惡茲

兩臯龍魚河圖曰瓜戍葵丘而未伐左傳曰齊侯使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暮隱東陵而自佚史記曰邵

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則有黃若金箱口白者如

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劉楨瓜賦曰甘俾內醲

素黑者如黍黃瑜甘逾客房劉楨瓜賦曰甘俾內醲

全箱青伴含翠甘逾客房劉楨瓜賦曰甘俾內醲

外偉張載瓜賦曰或玄表丹裏呈少辦多瓢賦曰細

肌密理多寡少饒豐堂中蠅集唐武儒衡字庭碩元

肯絕異食之不飴知制誥因宦官魏弘簡進不田宰

時膳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宦官魏弘簡進不田宰

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儒衡因會公堂有青蠅集于

瓜忽怒擊去之曰適從何塞外狐藏瓜州出大瓜故

也亦云出美瓜因以爲名大至於鎮鄭灼之心曰鄭

瓜者孤入其中首尾不見心熱若瓜時輒並臯陶之

甚有嗟士安之未學晉書曰皇甫謐年二十不學游

愧色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無以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

十日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流涕謚遂

感激折復聞狸頭女臂之狀瓜有志曰有狸頭羊駝虎

節強學復聞狸頭女臂之狀瓜有志曰有狸頭羊駝虎

掌之名張載瓜賦曰羊駝步騫畫勤於四體

給同年相友俱以種瓜自宋就夜灌於隣亭

大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隣界兩亭皆種瓜梁人

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竊而稀灌其瓜惡楚令以梁人

美夜竊搔之梁瓜皆有焦者矣梁亭請其尉欲報擣

楚瓜宋就曰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

灌瓜楚亭曰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

梁亭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王悅梁之陰讓也

謝以重幣而焦華感黃冠之異

夢一人黃冠謂曰聞于父病思瓜故送以助

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

涼殿之徵死五日而蘇云見涼天水太守史稜暴疾

秦史梁熙戒涼亦聞報以匹帛

小字白瓜也亦聞報以匹帛

不遇一肉有妹餉以早青瓜祖梁報以疋帛主於織

富人效之以貨利祖梁報以疋帛主於織

女關梁織女主果瓜葛玄隆冬而待賓

瓜宋瓊季秋而遺母病曾季秋曰思瓜瓊賢以孝稱母

羊駝虎

步騫

畫勤於四體

宋就夜灌於隣亭

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竊而稀灌其瓜惡楚令以梁人

美夜竊搔之梁瓜皆有焦者矣梁亭請其尉欲報擣

楚瓜宋就曰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

灌瓜楚亭曰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

梁亭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王悅梁之陰讓也

謝以重幣而焦華感黃冠之異

夢一人黃冠謂曰聞于父病思瓜故送以助

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

涼殿之徵死五日而蘇云見涼天水太守史稜暴疾

秦史梁熙戒涼亦聞報以匹帛

小字白瓜也亦聞報以匹帛

不遇一肉有妹餉以早青瓜祖梁報以疋帛主於織

富人效之以貨利祖梁報以疋帛主於織

女關梁織女主果瓜葛玄隆冬而待賓

瓜宋瓊季秋而遺母病曾季秋曰思瓜瓊賢以孝稱母

止渴嘗同於齊武齊書曰武帝與到攝同從宋射

死陷父於不義不待暴怒既身不食方歎於仲尼

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

矣或以斷根而見怒曾哲怒曰曾子芸瓜而誤斷其根

晉書曰皇甫謐年二十不學游

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無以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

十日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流涕謚遂

感激折復聞狸頭女臂之狀瓜有志曰有狸頭羊駝虎

節強學復聞狸頭女臂之狀瓜有志曰有狸頭羊駝虎

掌之名張載瓜賦曰羊駝步騫畫勤於四體

給同年相友俱以種瓜自宋就夜灌於隣亭

大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隣界兩亭皆種瓜梁人

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竊而稀灌其瓜惡楚令以梁人

美夜竊搔之梁瓜皆有焦者矣梁亭請其尉欲報擣

楚瓜宋就曰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

灌瓜楚亭曰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

梁亭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王悅梁之陰讓也

謝以重幣而焦華感黃冠之異

夢一人黃冠謂曰聞于父病思瓜故送以助

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

涼殿之徵死五日而蘇云見涼天水太守史稜暴疾

秦史梁熙戒涼亦聞報以匹帛

小字白瓜也亦聞報以匹帛

不遇一肉有妹餉以早青瓜祖梁報以疋帛主於織

富人效之以貨利祖梁報以疋帛主於織

女關梁織女主果瓜葛玄隆冬而待賓

瓜宋瓊季秋而遺母病曾季秋曰思瓜瓊賢以孝稱母

甚有嗟士安之未學

愧色

十日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流涕謚遂

感激折復聞狸頭女臂之狀瓜有志曰有狸頭羊駝虎

節強學復聞狸頭女臂之狀瓜有志曰有狸頭羊駝虎

掌之名張載瓜賦曰羊駝步騫畫勤於四體

給同年相友俱以種瓜自宋就夜灌於隣亭

大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隣界兩亭皆種瓜梁人

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竊而稀灌其瓜惡楚令以梁人

美夜竊搔之梁瓜皆有焦者矣梁亭請其尉欲報擣

楚瓜宋就曰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

灌瓜楚亭曰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

梁亭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王悅梁之陰讓也

謝以重幣而焦華感黃冠之異

夢一人黃冠謂曰聞于父病思瓜故送以助

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

涼殿之徵死五日而蘇云見涼天水太守史稜暴疾

秦史梁熙戒涼亦聞報以匹帛

小字白瓜也亦聞報以匹帛

不遇一肉有妹餉以早青瓜祖梁報以疋帛主於織

富人效之以貨利祖梁報以疋帛主於織

女關梁織女主果瓜葛玄隆冬而待賓

瓜宋瓊季秋而遺母病曾季秋曰思瓜瓊賢以孝稱母

食之及帝即位三遷
同徒左長史憶舊也
氣雖狸首之甘美
未若東野之奇偉
傍固有刀貪
人還自賊
亦何傷於蒂苦
傳玄瓜賦曰育
古詩曰甘瓜抱苦
帶美棗生刺棘刺

事類賦卷之二十七

事類賦卷之二十八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皇明新安嚴鎮藩

校刊

鱗介部

龍

蛇

龜

龍

龍者神靈之精

瑞應圖曰黃龍者神靈之精四靈之長

能幽能明

龍文

鱗虫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

或玄黃其血龍戰

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

或玄黃其血龍戰

于野其或蠶蠋其形

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

血玄黃或蠶蠋其形

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

沉則伏泉或蠶蠋其形

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請其齋而歲

食之及帝即位三遷
同徒左長史憶舊也
氣雖狸首之甘美
未若東野之奇偉
傍固有刀貪
人還自賊
亦何傷於蒂苦
傳玄瓜賦曰育
古詩曰甘瓜抱苦
帶美棗生刺棘刺

事類賦卷之二十七

事類賦卷之二十八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皇明新安巖鎮潘繼

校刊

鱗介部

龍

蛇

龜

龍

龍者神靈之精

瑞應圖曰黃龍者神靈之精四靈之長

能幽能明

龍文

鱗虫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

或玄黃其血

于野其或蠶蠅其形

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

血玄黃或蠶蠅其形

小則如蠶蠅欲大則涵天地欲

沉則伏泉

豐城之寶劍注

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請其聚而藏

事類賦卷二十八

流于庭王使婦人裸而課之聚化為玄龜後宮之童
女既齒而遭之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謠
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夫婦有賣是器者王使執之
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張華嘗辨於餉鮓晉書曰陸機
幽王愛之竟以戒周張華嘗辨於餉鮓晉書曰陸機
魚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象末之信華
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
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孝和亦聞於賜羹
狀殊常以作鮮過美故以相獻
速異記曰漢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
烹之賜群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
賀呂光於龜茲晉書曰呂光伐龜茲其城南營外夜
如電及明失之其處鱗甲之迹隱地光歎曰黑龍也
社進曰龍者大人利見之象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
有喜負吳猛於宮亭豫章記曰吳猛坐郭璞事被收
船下有如樹抄聲試窺之見見號雨師抱朴子曰山
二龍負船一宿至宮亭湖
師者亦名水物左傳曰龍水物也水沉木既產於哀
牢後漢書曰哀牢夷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沉木
有孕生子十人沉木為龍出水九男驚走一兒不

龍賦卷之三

去背龍坐龍因紙之浮水亦聞於素弗晉書曰馮跋
後諸兒推為哀牢主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
而示之咸以爾乃九色駕王母之車漢武內傳曰王
為非常之瑞班龍五采負帝舜之圖河圖曰舜以太尉即位與三
出置舜前黃玉押白玉檢黃困河津而曝鮓三秦記
金繩黃芝泥章曰黃帝符璽困河津而曝鮓三秦記
一名龍門巨靈跡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上下注龜
魚之屬莫能止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下注龜
為龍故云曝鮓降荆山而垂明荆山賦鑄美董父之
龍門垂耳轅下見擾左傳曰蔡墨對魏獻子曰占者畜龍故有泰龍
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畜擾以服事帝
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泰龍故帝舜氏世有畜龍氏
晒朱泚之學屠莊子曰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彈
盤桓温之齋晉書曰初桓温南州起齋悉回龍於其
於齋而毅居之臥南陽之廬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又
毅小字盤龍

事類賦卷之三

亮出師表曰臣躬耕於南陽則有見於絳郊左傳曰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則有見於絳郊龍見於絳郊
絳郊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禱
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禱
於淦口晉書曰石虎時自正月不雨至六月佛圖澄
於是雨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注助隋師而驤首陳
徧千里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注助隋師而驤首陳
曰隋師濟江荊州呂肅敗後別帥廖世龍領大船詳
降欲燒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各長十餘
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至若承光御於南
雲露晦冥陳人震駭不覺風浪自焚至若承光御於南
海博物志曰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於南
以塗山之戮也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風雨二龍
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
瘠以不死之草符生謠於洛東晉書曰符生初長安
是謂穿胃氏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城東持符
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城東持符戒乘危
堅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其後果驗於頷下
於頷下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
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悟子尚奚有哉美借譽
歸者必其睡也如使驪龍悟子尚奚有哉美借譽

龍賦第九十三

於人中

晉書曰太史公曰龍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知先生人中之龍也

或解角而昭瑞

燕錄曰龍有二白龍一見於龍山慕容皝親帥群僚觀龍去

或曳尾而告凶

宋書曰徐羨之嘗經山中見

或食

龍池之山

萃四蛇而見

龍池之山

推華歆而為首

魏志曰華歆原為腹寧為尾驚葉

韓子畏禍於逆鱗

韓子曰大龍之為虫可狎而騎也

墨翟避屠於黑色

墨子曰

推華歆而為首

魏志曰華歆原為腹寧為尾驚葉

韓子畏禍於逆鱗

韓子曰大龍之為虫可狎而騎也

墨翟避屠於黑色

墨子曰

推華歆而為首

魏志曰華歆原為腹寧為尾驚葉

韓子畏禍於逆鱗

韓子曰大龍之為虫可狎而騎也

龍賦第九十三

公而喪魄莊子曰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室屋雕文畫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鬼是葉潛則無用龍勿用

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也潛則無用易曰潛

陽在見則時乘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鱗既成字圖

下也黃龍從雒水出諸虞舜鱗膏亦為燈拾遺記曰方

甲成字舜令寫之寫竟龍去膏亦為燈女山一名蠻

雒山東有龍場方千里有龍皮骨為山阜膏血如呼

先跨之而輕舉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十師也壽

與汝俱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呼子先呼言子先

酒母在安公騎之而上昇安見火賦散陶及夫登玄雲

此昇淮南子曰伯禹作井而龍登生積水孫卿子曰積土

玄雲智愈多而德愈薄也積水成山風雨興焉

蛟龍生焉黑見渭川黃聞成紀漢書漢初張蒼以

從山南山出飲渭其行道秦記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

因成土山故以名焉黃聞成紀漢書漢初張蒼以

孫臣以為漢土德黃龍當見至十五八即荀家後漢

年黃龍見成紀下詔召臣為博士

荀叔子八人險緄靖壽汪六為十氏晉書曰十氏六

爽肅專時人謂之八龍龍玄仁無雙玄

仁粹劉累以事於孔甲左傳書曰帝舜世有畜龍氏

漢各二各有雌雄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

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豢豕韋之後龍

一雌死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仲尼莫闕於老子莊子曰孔

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之孔子曰吾乃今亦

有候清風而昇天易通卦驗曰立夏天

淮南子曰虎肅而谷風至龍顏稱高祖史記曰漢高

舉而景雲屬易曰或躍在淵顏稱高祖祖龍準而龍

額注顏醉駭陳宣與帝有舊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

總適出尋反乃見帝復聞在宮沼而為畜禮曰龜龍

是大龍便驚走他室

以為畜故魚鱗不與金玉而昭瑞禮含文嘉曰龍

念注念潛藏也

毒魚而或能致雨南州異物志曰交舟丹淵有神龍

多死龍怒即時大雨討賊而當須伺睡梁書曰陸法和拒任約

即時大雨討賊而當須伺睡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

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

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

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

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

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

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

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

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

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

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

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

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

乘輕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能踊躍若待明日攻之當不破賊客至其出武庫而劉毅不賀見井賦晉世見

臨平而无量靡觀唐書曰褚無量幼孤貧近臨平湖時年十二讀書晏然張駿厭之而鑄銅西河記曰張不動長精三禮史記

而紀官帝王世紀曰太皞庖犧氏風復聞生大澤見賦產深山與景雲見疏義曰雕虎嘯而谷於叔虎注興景雲風生應龍吟而景雲起或擣而起

陸殺機龍蛇起陸或蟄以存身易曰龍蛇之亦有子

明見放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好釣釣得白龍子明解釣拜謝放之後數十年得白魚魚腹中有

書教子明服食遂上黃山采五石脂石肺馮孫是養列仙傳曰騎龍鳴者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十餘頭結草廬而守養之龍大稍稍去後一日騎龍語云吾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百里既為東方之宿皆當死至八月水出死者以萬計

星經曰東方亦號鱗虫之長家語曰鱗虫三雷澤得七宿為蒼龍異苑曰陶九嘗魚雷澤得一織梭還掛於陶侃之梭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屋騰躍而去

葛陂投長房之杖杖陂而遠化注變魚見困於清冷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五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淵化為魚天帝曰魚故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

豫且之患為怪嘗偕於罔像怪曰龍罔像雕聞鄒爽矣王乃止為怪嘗偕於罔像怪曰龍罔像雕聞鄒爽

史記曰談天衍雕龍頭炙穀輿髮淳于髡章美稽康晉書曰稽髮衍鄒衍輿鄒輿髮淳于髡章美稽康晉書曰稽

姿天質自然或漬之而復活佛圖澄別傳曰石勒得死龍長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蘇呪而祭或吹之

而則長抱朴子曰西域方士能神祝者臨淵禹步吹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方士撮取著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物塞壺口於是方士聞有

旱處便賣龍往賣之一龍值數十斤金舉國會飲以
額之直畢乃發壺出一龍著淵潭之中因復禹步吹
之輒一吹一出長數騎神變於三池後魏書曰波智
十丈須臾雲雨四集龍婦小者龍子備文彩於五方唐
大池有龍五次者龍婦小者龍子龍子
人設祭乃得過不則多遇風雷龍子
曰文宗大和中五龍會於密非罔罟之可害
州次第五至五方之色備焉楚辭曰神龍失水
不處罔罟之鄉豈螻蟻之能傷
皇不翔罟羅之鄉楚辭曰神龍失水
之所覲而不求既聞於子產左傳曰鄭大木龍闕于
為榮焉子產不許曰我聞龍不我覲也龍闕我針而
獨何覲焉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針而
見負更記於師皇列仙傳曰馬師皇者黃帝馬醫有
以甘草湯而愈後病龍下垂耳張口師皇針其脣飲
一旦負之而去

蛇

蝮蛇 秦秦 楚辭曰蝮蛇 乘雲霧兮游神爾雅曰騰
龍類也能興雲霧而游其中或斷而復續
慎子曰騰蛇游霧能乘雲

而復續不能或蟄以存身見皇有方渠之異
使人不斷也或蟄以存身
注珠有塗云之珍洞真記曰蛇珠出塗云國有青華

佗治之而病愈後漢書曰華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
蓋甚酸可取汁三升飲之病自當愈
去即如佗言乃立吐蛇疾遂愈
列仙傳曰玄俗者賣藥於都市治百留篋既擾於民
病河間王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

家唐書曰元和五坊小使每羣聚於賣酒食家肆
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
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攜去
伯壁常欲規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
登丘而睡俄然賊兵四面雲合不之覺也
鼠鼠觸甲七驚起遽白太宗俱上馬馳
賊所及太宗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帳而蒙遜旋師晉書曰沮渠蒙遜攻浩疊有蛇盤帳
廻師先定酒泉繞柱而煬宮肇祀
也燒攻具而還又若闢鄭門而厲公入
占以爲九世廟左傳曰魯定公
不祀乃立煬宮

又若闢鄭門而厲公入左傳曰魯定公
占以爲九世廟左傳曰魯定公
不祀乃立煬宮左傳曰魯定公

占以爲九世廟左傳曰魯定公
不祀乃立煬宮左傳曰魯定公

不祀乃立煬宮左傳曰魯定公

不祀乃立煬宮左傳曰魯定公

不祀乃立煬宮左傳曰魯定公

不祀乃立煬宮左傳曰魯定公

鄭南門之中內蛇入泉宮而聲姜亡左傳曰有蛇自
死六年而厲公入泉宮出如先君
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泉宮
臺注魯伯禽至魯公十七君
記曰晉與郡路側五六里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
行者過視則往而不反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
交州出由此嶠見之大驚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
救經宿往看蛇已死矣左右曰白骨積聚成山吳
猛殺之於豫章豫章記曰永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
噬已百數道士吳猛與弟子數人往欲殺蛇蛇藏深
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蛇乃出穴頭高數丈猛綠
尾登背以足按蛇頭著之雖報德於隋侯搜神記曰
蛇弟于於後以斧殺之雖報德於隋侯搜神記曰
傷因救治之其後或見効於壽光劉仙傳曰壽光侯
蛇樹珠以報焉又見効於壽光劉仙傳曰壽光侯
効百鬼衆魅有婦為魅所病侯勿得大蛇婦因以安
又有大樹人止其下者死焉過之亦死侯効樹樹夏
枯有蛇長七八寸或見効於壽光劉仙傳曰壽光侯
丈懸樹而死苟戒之而脩政賈誼書曰晉文公出
蛇其高若隄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
聞祥則迎之妖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
則脩身今我有失行則天戒以妖攻之是逆天令也

乃歸齋宿而請於廟退而脩政居三日夢天誅蛇曰
爾何敢當聖君之路文公覺令人視之蛇已魚爛矣
豈遇之而不祥說苑曰齊景公獵上山見虎下澤見
知而不用用而不任北不祥也或乘彼龍星左傳曰
山是虎室澤是蛇窟何不祥乎或乘彼龍星左傳曰
今茲宋鄭其飢乎蛇乘龍龍宋或出夫象路山海經
鄭之星也注蛇玄武虛危之星或出夫象路山海經
吞象三歲而出骨君子服之已心腹之秦文夢之於
疾左太冲三都賦曰屠巴蛇出象路秦文夢之於
廊行史記曰秦文公夢蛇自天下屬地其口出於廊
是作漢祖斬之於豐澤號大澤注則有五丁拔梓
瀆之山蜀王本紀曰秦王獻蜀王以美女五人蜀王
其尾不能出五丁共黃帝採圓丘之藥抱朴子曰或
引蛇山崩厥五丁黃帝採圓丘之藥抱朴子曰或
治蛇虺之道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
焉廣成子教佩雄黃而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
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蛇若叔敖轉禍於
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傅之瘡中立愈
兩頭故泣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母曰蛇安在曰聞

見兩頭蛇者死恐人復見之已殺而埋之矣母薛濬

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考祥於有角隋書曰薛濬幼與宗中諸兒戲於澗濱

者濬以為不祥歸而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適

有儻壽宅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早有各

復見時咸異之既而濬終於四十二亦聞見虎牢而

有變後魏書曰東魏孝靜帝武定中大蛇見武牢城

又見消難亦叛出柴桑而能飛柴桑縣有飛蛇

謂錢龍南史曰梁武帝與宮人幸玄洲苑見大蛇盤

鎮於蛇處以厭之或號肥遺山海經曰秦華山有蛇

早大劉秀見之而不懼宋書曰劉秀之少孤貧有志

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樂廣告之而解疑

日樂廣嘗有親客久潤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

座蒙賜酒方欲飲見孟中有蛇影甚惡之既飲而疾

干時河南廳事壁上角弓畫作蛇廣意孟中蛇即角

弓影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

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復有毛疋羸豪山海經曰大

名曰長蛇毛如音如磬聲四翼音如磬見則大旱

足聞言於陳軫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

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

一人先成引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

為之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故無

移師攻齊是為蛇足者也昭陽悟乃解軍繞輪兆

禍於申生新序曰太子申生至靈臺蛇繞左輪御

深山於叔虎左傳曰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

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余何愛得遺髮

馬使往視寢生叔虎故羊舌之族及於難得遺髮

於昭靈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與皇妣于黃鄉天下平

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傳緯死而受酌後主未

年祕書監傳緯上書諫詳後主逼令自盡死後有惡

蛇上屋來靈林當前受祭酌去而復來百有餘日時

蛇賦第四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有彈指聲俄而陳威杜預醉而變形晉書曰杜預先在荆州因
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觀夫徒涸澤而有神韓子曰
皮事田成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徒有蛇
至望邑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徒有蛇
曰大蛇行而小蛇隨之以行人必以我為神也乃相
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也乃相
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
上客一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不如
我為舍人田成子負傳而隨之喻常山而論勢孫子
至逆旅逆旅之君得之甚敬之敬
用兵者如率然率然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變李密
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則
之衣帶隋書曰大業末羅讓嘗見李密衣在格上見
馮緄之綬笥風俗通曰車騎將軍馮緄初為議郎發
邊將以東為名後五斯斷手之毒螫吁其可畏前漢
年為征東大將軍五
蝮蛇螫手壯士斷腕

龜

伊神龜之效質實瑤光之散精運斗樞曰瑤負河圖

之八卦謂神龜負文列背而出書標禮經之四靈禮曰

龜龍謂或宜水火之氣或昭山澤之名爾雅曰一神

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法和掘之而畫地

山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法和掘之而畫地

典畧曰梁六法和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

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五寸以杖扣之曰汝欲出此

已數百年若不遇我豈見天張儀依之而築城華陽

曰秦惠王十三年張儀司馬錯破蜀儀因築城城終

類壞後有一大龜從研而出周旋行走因依龜行所

築之備嘉肴而斯獻周禮曰鼈人春獻順時令而爰

登禮月令曰九月伐蛟或呈瑞於魏文魏峇曰文帝時

池或報德於毛寶搜神記曰毛寶行於江見魚父釣

戰敗投江有物載之漸得至岸視之乃昔所為貨克

資於交易契刀及五銖錢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

曰寶貨凡錢貨六品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寶致氣

諒宜於衰老史記龜策傳曰江旁人家嘗畜龜飲食

至若玄衣督郵古今注曰龜一名玄緒一名玄縑衣大夫龜賦

日有縑衣之大夫兮衣玄縑而翔宋元君夜半而夢

乘輜車之岌岌兮駕雲霧而翔宋元君夜半而夢

見木賦枯惟罔咎於余且莊子曰宋元君夜半而夢

露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

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余且朝君曰若

之龜龜至乃刺龜以卜七十二鑽而無遺爽若其

壽別神靈任昉述異記曰龜壽一千年生毛壽形分俯

仰者靈仰者龜俯誠為天子之寶禮曰青黑綠者故號

甲蟲之長大戴禮曰甲虫三百或處嘉林之中史記

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

鷓鴣草無毒螫野火不至斤斧不及是為嘉林龜在

中或旋卷耳之上博物志曰龜三千歲旋於卷耳之

吉名有時君之美抱朴子曰山中已文成列宿之象

山統曰神龜之象上員法天下方法地背有盤法丘

信效之而或致飛騰博物志曰人有出行墜深澗者

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飢

體殊輕便能登岩岸經數年後試竦身舉臂遂超出

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復更點慧勝法之而自能

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日中復其本質法之而自能

導養抱朴子曰都儉少時行獵隨空塚中見有大龜

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為亦不見天文於南漢星經

遂不復飢竟能咽氣斷殺亦不見天文於南漢星經

龜五星傳科斗於越裳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

南漢中傳科斗於越裳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

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致氣

諒宜於衰老史記龜策傳曰江旁人家嘗畜龜飲食

至若玄衣督郵古今注曰龜一名玄緒一名玄縑衣大夫龜賦

日有縑衣之大夫兮衣玄縑而翔宋元君夜半而夢

乘輜車之岌岌兮駕雲霧而翔宋元君夜半而夢

見木賦枯惟罔咎於余且莊子曰宋元君夜半而夢

露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

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余且朝君曰若

之龜龜至乃刺龜以卜七十二鑽而無遺爽若其

壽別神靈任昉述異記曰龜壽一千年生毛壽形分俯

仰者靈仰者龜俯誠為天子之寶禮曰青黑綠者故號

甲蟲之長大戴禮曰甲虫三百或處嘉林之中史記

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

鷓鴣草無毒螫野火不至斤斧不及是為嘉林龜在

中或旋卷耳之上博物志曰龜三千歲旋於卷耳之

吉名有時君之美抱朴子曰山中已文成列宿之象

山統曰神龜之象上員法天下方法地背有盤法丘

信效之而或致飛騰博物志曰人有出行墜深澗者

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飢

體殊輕便能登岩岸經數年後試竦身舉臂遂超出

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復更點慧勝法之而自能

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日中復其本質法之而自能

導養抱朴子曰都儉少時行獵隨空塚中見有大龜

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為亦不見天文於南漢星經

遂不復飢竟能咽氣斷殺亦不見天文於南漢星經

龜五星傳科斗於越裳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

南漢中傳科斗於越裳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

洛沉室禮畢王退有玄龜青純蒼光背既觀書齊史
 甲列書上躋下玆赤文成字周公寫之既觀書齊史
 龜策傳曰神龜巢芳蓮上之左脅書文曰日子重復
 光得我者四夫為人君有士諸侯得我為帝王
 有堵牀十餘歲老人死後移牀龜尚能行氣導引
 豈願剗腸能避余且之網能十二鑽無遺策而不
 剗腸唯宜曳尾先白焉曰願以境內累子莊王使大夫
 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巾筭而藏之
 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塗於塗中也十朋既見於羲易十朋之龜六室
 更聞於周禮周禮曰靈龜地龜曰澤屬東龜曰果屬西
 龜曰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
 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攻龜用春各以其物入于
 龜室注云所言非一也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
 赤北黑是其所色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弁果後弁獵
 赤北黑是其所色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弁果後弁獵
 左倪雷右倪若是其也或傳叢著之說抱朴子曰千歲
 體也六龜各異室之或記青毛之異南齊書曰永明
 人言或在叢著之下

一龜又曰大若三足君山六眸爾雅曰龜三足能龜三
 多三足鼈君山多三足龜義興記曰君山廟下有孔
 池中有一足六眼龜又唐先天下中州獻龜六眸孔

偷曾悟於回首會稽後賢傳曰孔偷字康敬嘗至吳
 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偷視偷及封此黃安屢見其出
 亭三鑄印龜皆左顧偷悟遂取佩之

頭言伏義始造罔苦以此龜授吾此虫畏日月之光
 二千歲一出頭我坐此龜五過出頭嗟僕句之不欺
 矣行則負龜而移世人謂黃安萬歲

左傳曰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以卜為信
 與借借吉乃如晉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
 叔孫則再三問不對昭伯歸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
 既而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季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

吾門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奔齊笑蜉蝣之見憂南
 平子立臧會會曰僕句不余欺也

子曰龜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臧文一兆而稱美
 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

容此三大夫孰為賢乎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文仲
 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二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
 為三兆馮從此見之若夫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暇

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
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孰克
之如武仲納請而能謀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
祀以大蔡爾其八風九州南辰北斗一北記龜策傳曰
納請其可爾其八風九州南辰北斗一北記龜策傳曰
辰龜三星辰四八風五二十坎居離象李顯龜賦曰
八宿六日月七九州八玉龜質應離象位
定坎居賤彼朶頤貫我靈符浮蛇頭龍脰說苑曰靈
洛川見緯書洞秘頤通玄虛蛇頭龍脰龜五色似
王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
頭龍脰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之數或
通夢於高虜前燕錄曰符堅未高陵人穿井得龜大
食以粟及死藏其骨於太廟是夜廟丞高虜夢龜謂
曰我本出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又夢人言於
虜曰龜三千六百歲終必或表祥於章后陳書曰
妖興亡國之象也未幾聖敗或表祥於章后陳書曰
后母常遇道士以小龜遺已文彩五色曰三至於前
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至於前
弁諸果左倪不類後弁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
注俯行頭低仰行頭前後弁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
倪行頭左庫為左食右倪行頭右庫為右食倪音倪

龜賦第五

豈同夫牛躡彘顛淮南子曰牛躡彘顛亦骨也而世
必見其灼古文外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為伏羲
而負圖古史考曰伏羲時靈美寧王之見遺書曰寧
大寶龜注寧唯九江之納錫實揚州之巨美書曰九
王文王也

事類賦卷之二十八

高麗武夫三

事類賦卷之二十九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皇明新安嚴鎮藩校刊

鱗介部

魚

魚

魚麗于留鯁鯉君子有酒多且旨若夫魴魚頰尾王

室如燬並詩云或逢秋而憶鱸世說曰張翰字季鷹為齊王問掾在洛見秋風

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遂命或當春而薦鮓曰

駕便歸俄而齊敗時人為知機或當春而薦鮓曰

季春薦鮓大盈一車孔叢子曰衛人釣于河得鯁其

干寢廟而不視又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廣文千里列于日

子曰噫鯁貪以餌死土食以祿死廣文千里武帝作昆明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事類賦卷之二十九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皇明新安嚴鎮藩校刊

鱗介部

魚

魚

魚麗于留鯁鯉君子有酒多且旨若夫魴魚頰尾王

室如燬並詩云或逢秋而憶鱸世說曰張翰字季鷹為齊王問掾在洛見秋風

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遂命或當春而薦鮓曰

駕便歸俄而齊敗時人為知機或當春而薦鮓曰

季春薦鮓大盈一車孔叢子曰衛人釣于河得鯁其

干寢廟而不視又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廣文千里列于日

子曰噫鯁貪以餌死土食以祿死廣文千里武帝作昆明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池以習水戰後昭帝於池中養魚任子之蹲會稽子
以給諸陵祠餘付長安市魚乃賤
子得若魚浙河以東蒼梧以北無不厭若魚之公鄙奉
車之不足從魏志曰文帝東征吳文德郭后留燕時后
車所不足美弦章之見辭晏子春秋曰景公射質堂
豈此魚乎美弦章之見辭晏子春秋曰景公射質堂
曰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
嗜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諸人言乎
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
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困辭不受加美
名於孔鯉風俗通曰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
於仲尼者曰天暑市遠吾無所鬻之棄之糞壤不若
獻之君子孔子再拜而受歸地祭之陶朱則養之而富
問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
水畜第一水畜魚也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即
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四以二月上
旬庚日內池中所以養鯉者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龍
陽則棄之而悲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

得魚也臣甚嘉之後得大者令臣且欲棄前所得者
今以臣之惡也而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其美
人亦甚多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視臣
亦曩臣之所棄魚也王於是令四境之內敢有言美
人者憂在脫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人樂宜在藻見
形備丙丁爾雅曰魚枕謂之丙魚用稱蠶薨周禮曰
辨魚物為蠶薨以共王膳羞注宿沙善魚魯連子曰
蠶生也薨乾也蠶音鮮薨音豪宿沙習子使魚生於山則十宿沙不得一魚詹何能
焉宿沙習子使魚生於山則十宿沙不得一魚詹何能
釣淮南子曰詹公考信及於中乎信及豚魚美於物
於靈沼詩曰王在靈沼則有形伴刀劍爾雅曰鯉魚也
亦呼為價貴牛羊曰伊洛鯉鮒貴於牛羊化舒姑之
泉見木賦舒歸青田之倉永嘉記曰青田谿冬天水
或釣于渭伯史記曰太公望以魚釣于渭與俱歸
觀于棠左傳曰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其

不舉焉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
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信伯稱疾
不掣三牽兩總羅尾掣三牽兩析縷分芒張衡七辯
從割以為齋分芒夜飛嘗駭於文鯨左思三都賦曰
鱗細亂魚足
陵處亦驚於龍鯉山海經曰龍鯉居陵狀如鯨書
載其虎銜小民失恩虎銜魚時令標其獺祭禮曰
之日獺別有姜詩雙鯉東觀漢記曰姜詩性至孝母
祭魚知詐云行學俄而涌泉楊震三鯉後漢書曰揚震客
命有鸛雀銜三鯉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鯨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
矣或買之而啖茹詩疏曰鯉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
徐州謂或得之而忘筌見躍武王之舟魚瑞周注入
仲御之船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母病請洛市茶會三
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曰卿居海濱頗能水戲乎答
曰可乃操旆正櫓折旋中流於是風波振駭俄而白

魚賦第九

魚跳入船中者八
九觀者皆悚懼
琴高初見於涿水
列仙傳曰琴高

王舍人行涓彭之術後辭入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
期潔齋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留一月
復入務光始返於盧川符子曰務光自投盧川獲靈

符者涓子列仙傳曰涓子齊人釣於河澤得寄丹書

者葛玄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魚

岸上得書青莊周比之於貸粟莊子曰莊周家貧往

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曰我東海之波

道中有呼周者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

吳越之王豈有升斗之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說

不如早索我淳于笑之於祝田說苑曰楚將伐齊齊

於枯魚之四下田洩邪得穀百車臣笑其詞

趙齋金百斤車馬十駟曰臣之鄰人祠田以一簋

飯與一鮒魚祝曰下田洩邪得穀百車臣笑其詞
者少所求者多玉乃益且似蛇魚者取鮒而畏蛇
濟黃金白璧車馬百輛則似蛇魚者取鮒而畏蛇
利之所在習聞有翼多鰓鰓之魚如鵲而十翼可以
皆為貴育

御陳囂遺之於竊盜後漢書曰會稽陳囂少時於郭

火陳囂遺之於竊盜外水邊捕魚人有盜取之者囂

見避之草中追以魚遺之盜王弘致之於親識

慙不受自是無復盜其魚者王弘致之於親識

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

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林邑陵雲

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而去林邑陵雲

日飛魚翼如胡蝶沈昆明刻石

嘗鳴乳鬣尾皆動漢入羽淵而遽化

羽川化爲玄魚大千尺後遂死橫於河厭武昌而不

海之間後世以玄字合於魚字爲鮫字厭武昌而不

食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

居乞伏買之而盡放隋書曰乞伏慧爲羣桂總管其

化大洽會見人以筮捕魚王固祝之而不得

者出網買而放之筮音賽釋小傳單父

聘魏因宴饗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釋小傳單父

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一鱗不獲釋小傳單父

之政淮南子曰季子治單父三年而巫馬期

問焉曰季子不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

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注季子子賤

陳蕃爲郡法曹吏正朝見太守王龔客有貢白魚於

龔者龔曰汝南乃有此魚蕃曰魚大由明府之德

亦聞謝允致鯉續神記曰謝允從武當山還莊桓

魚者允便云此可得耳求大瓮盛水左慈化鱸

朱書符投水中俄有鯉鼓鬣水中左慈化鱸

左慈字元放曾在曹操座操曰恨少吳松江鱸魚耳

慈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出

操曰一魚不周乃更沉釣復引專諸奉炙

出皆長三尺餘操使目前鱸之專諸奉炙

吳王僚學炙魚香聞數里僚陳勝置書

索魚炙乃持刀置魚腹中陳勝置書

兵士乃以丹書曰陳勝王置所入舟豫知其解甲

果請降有錄則比於負圖唐書曰開元中衢州獲魚

奏曰魚龍爲圖河洛所周發曾傳於嗜鮑

出比之盛時彼何足云周發曾傳於嗜鮑

文太子發

國語曰周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

文太子發